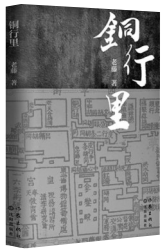


# 打捞,是为了传承 ——《铜行里》创作谈

□老藤



作者老藤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,现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主席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,曾获东北文学奖、辽宁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奖、《北京文学》奖等。长篇小说《战国红》荣获第十五届全国精神文明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

代盛京地图的过程中,我惊喜地发现城中心地段竟然标有一条铜行胡同,正是铜行胡同这个地名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。

铜行胡同又称铜行里,与沈阳故宫毗邻,长约百步,宽不过八步,南始沈阳城的原点中心庙,北通沈阳最繁华的四平街,据说在清中晚期,这里锻造铜器之声响彻昼夜,店铺生意红红火火,众多堂号出品的火锅盆碗、幔钩把手、首饰环锁、香炉烛台、锣镲管号、神像吉兽,可谓应有尽有,知名度堪比北京的琉璃厂。

铜行里声名鹊起得益于一张小小的奉锣。民国初期,老字号富发诚出品的奉锣风靡一时,供不应求,京津沪的戏班子如果没有奉锣,乐队便算不上标配。加工奉锣是富发诚老师傅的绝活儿,成语“一锤定音”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。

300年铜行里,靠的是师徒传承,靠的是铜心、铜气和铜缘。富化诚铜器店的老掌门

规定,到富化诚学徒必须具备三个条件:具铜心,辨铜气,结铜缘。其中辨铜气让我脑洞大开,老掌门的后人解释说,铜与人一样有种看不见的气在,铜匠若不辨铜气,则识不了铜性,达不到人铜合一,做出的器物就会缺少灵气。

我有幸认识了一个值得书写的“小人物”石洪祥。当然,此人已经是著名的工艺美术大师、国内铜雕行业的名家,但我没有把他当大人物来看,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适合书写的“小人物”。石洪祥是铜行里奉锣的最后一代传人,是铜行里铜匠后人的一个代表性人物。石洪祥一直自称铜匠之子,尽管他毕业于上海美院,有正高级职称,荣获过国家大奖,但他身上一直保持着铜匠本色,他亲自画图、锻制、制模、浇铸,整日弄得铜色满面,他说铜匠本色没法改变,铜气和铜性已经融化到了血液基因当中。石洪祥花费10年时间,依《营造法式》工艺,按十比一的比例复制了一座纯铜大政殿,铜殿每一个构件都可以自由拆卸,他当场给我演示了拆卸门窗、立柱,果然相当自如。我问他为何十年造一殿,有十年之功,会创作多少价值不菲的铜雕,而铜质大政殿如果不出售的话谈不上经济效益。他的回答很简单:就是为了传承,如果不复制,大政殿这种古老的建筑工艺就会失传,复制大政殿,等于给后人留下了一本活教材。我从他的回答中感受到了富化诚老掌门的存在,这是一种难得的责任传承。正是通过石洪祥,我才真正走进了淹没在时光里的铜行胡同,走进了已经消亡的12家铜器店,走进了100个铜匠的精神世界。

任何一座古老的城市都是文学的富矿,如同一潭湖水,沉淀着数不清大大小小的“盲盒”。在湖面上荡桨划过固然惬意,若是静坐船头,垂一根钓线来钩沉块块,则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创作《铜行里》之前我问周围许多人知不知道盛京城的铜行胡同,他们纷纷摇头;我又问知不知道享誉全国的奉锣,他们还是摇头,这情形坚定了我写《铜行里》的念头,我要用文学的方式将这段城市记忆打捞出来,让后人记住沈阳城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胡同,尽管它现在已经灰飞烟灭,但在当年,这条胡同就是沈阳心脏中的一条动脉,血脉偾张了三百余载,这动脉里的血,就是铜匠们代代相因的传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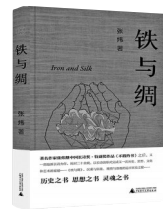
## 书潭聚焦



### 《地脑风暴》:聚焦科幻时代的佳作

□佚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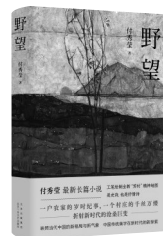
公元23世纪中期,人类进入“地脑文明时代”——即全民飞行时代,生命科学得到极大发展,太空科技却遭遇双重瓶颈。《地脑风暴》不仅是一部科幻作品,更有深邃的哲思。在描绘出一个空灵、深邃、瑰丽的未来世界的同时,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酣畅的文笔,将寓意深刻的人文思考渗透在奇思妙想的故事中,让读者在掩卷沉思的过程中对自己、对生活、对亲情、对人生、对人类以及未来有更深刻的反思。



### 《铁与绸》:以纯诗的方式提取世界

□欧阳江河

在长诗《铁与绸》中,我们看到张炜作为一个作家、学问家的深度,他花费巨大时间和精力,从整理资料到思考、写作,前前后后花了20年。最后呈现出的这首诗是一个浓缩和提纯的产物——诗的写作过程就是提纯,张炜制作了这么复杂精美的一口“瓮”,然后用铁和绸来混合它们。这首诗里“合金”的成分非常明显,张炜说“大地和天空早已连体”,也处理了“剑与鞘”的关系——这里涉及放逐与囚禁、生与死的合体、古瓮与矿洞的合体。诗歌写作本身就是发生与讲述的合体,是诗歌原理、诗歌观念和诗歌写作的合体,张炜的诗歌写作是有理念、有世界观的,而且有很多诗歌之外或诗歌深处的,史学的、知识的、民俗的考虑。



### 《野望》:一刀切入生活的嫩肉

□马明高

《野望》是付秀莹继《陌上》《他乡》之后新著的第三部长篇小说。小说写出了当下农村热气腾腾的生活,写出了当下农村复杂错综的现实生活和世俗风情,写出了当下农村各色人等的满腹心事、家常琐事和心灵难事,写出了当下农民的复杂情感以及他们的生活梦想和执着追求。不管是形形色色的村民,还是博士乡镇书记、他们都来自一个叫“芳村”的地方,围绕这个小乡村的二十四节气,从头一年的小寒起,到第二年的冬至止,写活了当下在变革与发展中的中国农村的春夏秋冬。小说既有现实的复杂多变,也有传统的人情世故,更有恒长的道德人心。是细微的日常涟漪,更是汹涌的时代缩影,总之,小说中处处充满了新鲜而活泼的生活。

我对铜感兴趣,源自家里的两只青铜爵。我家当时在胶东即墨县田横镇,一个“人家犹有古风存”的古村落,村里春节祭祖庄严隆重。春节临近,家族祭祖的主场设在我大伯家。大伯父会支起梯子,从天棚上取下油布包好的家谱、牌位、香炉、烛台、青铜爵等等,恭恭敬敬地将家谱挂在墙上,家谱下面安放供桌,铺上大红台布,摆好香炉、烛台、青铜爵等,供家人依次叩头祭拜。因为烛光暗淡,家谱上先祖的画像又面目凛然,少年的我便有些战战兢兢,大气都不敢出。说来奇怪,当叩首后抬头看到那两只盛满米酒的青铜爵时,心里会生出一丝亲切感来,因为我家中案桌上也有同样的两只。两只爵出自哪个朝代没有印象,当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,无法给文物断代。后来因为屡次搬家,那两只传世的青铜爵不知所终,成了我心头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因为有青铜情结,每到一地我总会关注铜器,探寻一下城与铜的关联。我想,沈阳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不可能与铜无缘,我看过许多辽金时期的铜镜,做工非常精美,辽国六府皆有工匠可制。沈阳历史悠久,在翻阅清

这里有直达名家名人的快速通道,汇集提炼大家的各种关心关切,让你从作品之外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创作经历,你若问,他就答。

## 你问我答



本期嘉宾:温儒敏

1946年生,籍贯广东紫金。现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兼任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、教育部聘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、教育部基础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。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、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。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的研究与教学。

### 本期话题:温儒敏:读书其实是“很个人”的事

□宋庄

1 宋庄:您是怎么喜欢上文学的?

温儒敏:大约上初中时,我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,特别是诗歌,像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拜伦、雪莱、聂鲁达、惠特曼等等,都找来读。我还是艾青的粉丝,给自己起了个笔名“艾琳”。我自己也模仿着写诗,给《少年时代》《红领巾》等少儿杂志投稿。正是自由阅读充实了我的灵魂,伴随我挺过了艰难的饥饿年代。因为读书有兴趣了,一天不读就不习惯,我高中时期的阅读面是比较广的。不光读文学,读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《创业史》等革命小说,也读其他方面的书,如历史、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科学史之类。那时没有钱,买不起书,读书一般从图书馆借,或者就在书店站着读。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,就很珍惜,会抓紧时间读完。记得《青春之歌》出版时,学校没有钱买那么多书,就准备了两本,每隔几天撕下十几页,正反面贴在公告栏上,让学生围着读,像看连续剧似的。

宋庄:您怎么看待阅读?

温儒敏:读书其实是个人的事情,要读什么书,怎么读,是根据自己的愿望、功用与兴趣来决定的。真正的爱书者,他们把读书作为像吃饭睡觉一样的生活方式。他们也有事功的阅读,但更乐于自由的阅读,或者说私密的阅读。金圣叹所言“雪夜围炉读禁书”,就是“私密阅读”特有的享受吧,那真是读书的妙境。周作人也说过,书房是不可示人的,因为一看你读些什么,就知道斤两了。这有点幽默,但读书的

确是“很个人”甚至私密的事情。

其实成年人多数阅读都有明确的目的性,比如为了升职、炒股、理财、养生、交际、谋略,或者为了写文章发表等等,这些阅读也许有必要,但不见得能获得乐趣。人各有各的爱好,并非所有人都爱读书的。而真正所有的爱书人,不会随波逐流,不是哪些书走红就读哪些,他们选书总是有自己的喜好,有独立的眼光,阅读对他们是一种观世界、涵养性情、安放灵魂的方式。

3 宋庄:请您选择三本书到无人岛,您会选哪三本?

温儒敏:到无人岛,多么艰难,如何活下去都有问题,怎么还读书?当然,在那样的情形下,我也会回想《红楼梦》中那些哲理性的描写。